

南京舊事(二)

陳嘉驥

——恍目驚心話當年

以中央社記者爲榮

我從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起，在瀋陽已正式爲中國記者之一員，但是三十五年九月一日的記者節，因爲要往北陵機場去跑一條很重要的新聞，所以並沒有參加由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超主持的「九一記者節」大會。只是在下午到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爲記者們舉行的一個慶祝酒會，喝了點啤酒，吃了一些點心。

民國三十六年的九一記者節，正值東北共軍第五次攻勢的四平街大會戰結束不久，東北國軍優勢消失；政府爲了挽回東北局勢，特派參謀總長陳誠九月一日至瀋陽出任東北行轅主任，所以更沒有機會出席九一記者節大會。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在南京我第一次出席九一記者節大會。

大會係由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以首都記者公會理事長身分主持。由此看出，當年的中國新聞界，從首都到地方，中央社都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因此，我當時除了以能在首都出席此項盛會爲榮外，並以側身爲中央社的一員爲榮。

走進大會會場，由一位小姐在門口分送一份

「首都新聞記者公會會員錄」乙紙；坐定後一看出席者，除了中央社幾個人外，一律是生面孔，只有龔德柏在進場時，我座位旁有兩個人耳語說：「這就是救國日報龔大砲」，我總算認識了中央社以外的一個人。在時隔四十年後的今天，在箱籠裏又翻出民國三十七年這張「首都新聞記者公會會員錄」，在會員錄裏發現有許多人以迄今日，不論在朝、在野、在國內、在國外，或依舊側身新聞界，仍隱然居重要地位者有：黃少谷、馬星野、陶希聖、潘煥昆、林徽那、徐佳士、沈宗琳、錢震、耿修業、許君武、胡秋原、趙廷俊、張明、漢德珩、朱稼軒、何顯重、趙效沂、蔣君章（數月前逝世）、彭河清、彭清、周天固、梁乃賢、唐際清、王洪鈞、周培敬、漆敬堯、齊振一、潘羈、龔選舞、江德成、黃慶祥、張力耕、陳叔同、李約、王芒、鄭炳森、樂恕人、戴潮聲等多人。

爲 CSP 出力一場

編輯部主任唐際清爲人忠厚平和，對誰都很客氣，從無對人疾言厲色。所以現在身膺國大代

表的唐際清，能够帶病延年三十餘寒暑以迄今日仍然健在，與他的忠厚個性當然是有連帶關係的。在南京時，唐際清忙得很，每天都是下午三點多鐘來，五點鐘就走，因此最與大家接近的是副主任沈宗琳。沈宗琳每天從下午頂到晚上，頗能以身作則，而得編輯部年輕的助理編輯們的擁戴；有一天，中央社社長蕭同茲與總編輯陳博生將一項重要工作加諸他身上。

這項新的工作是，我國當局認爲美國對中國的一切不够瞭解，尤其所謂美國的中國通，全是一些對中國一無所知，只不過懂得幾句中國話，或者在中國住過兩三年，就亂發議論自欺欺人。因此，由中央社成立一個對美專播小組，除了每天將我國重要新聞立即播發美國外，並寫一些專欄介紹中國人物和時事，這個專欄定名爲「CSP」。

大家尤其是新聞界，都知道中央社當時以迄目前對國內最重要的新聞廣播爲「CAP」。「CAP」名稱的由來，就連我這個在中央社工作前後已經四十年的人，也並不十分瞭解。只大概知道「C」代表中國，「A」因爲是英文字母的第一個，「P」代表一個電訊廣播；所以「CAP」這

三個字，可以解釋為中央社對中國國內的第一個或第一類新聞廣播。因此中央社後來對日本的新聞文字廣播，定名為「CJP」，「J」代表JAPAN日本英文名稱。現在對金門、馬祖、澎湖、東引的新聞廣播，名稱為「CBP」，「B」的意思可能是除「A」播外的第二種廣播了。那麼最近開播的香港專播定名為「CHP」、對歐洲的廣播轉變成對世界的廣播「CEP」，以及「CKP」、「CFP」、「CIP」、「CLP」等，皆可能是根據以上意義而定名。不過，民國三十七年七月間開始的對美廣播，為什麼定名為「CSP」，我還沒有尋出所以然來，只有現任國策顧問的中央社前副主任沈宗琳回臺時，向他問個明白了。

沈宗琳被指定為這個「CSP」專播小組負責人後，第一步他開始物色工作的編輯。他找了許多編輯部的老編輯，結果一個個均以健康不佳及無法熬夜為理由拒絕，最後找了三個年輕的助理編輯王維樸（聯合報前總編輯現任世界日報舊金山區負責人）、黃慶祥（聯合報副總編輯）與筆者三人。當時也許根據中國的白天正是美國的深夜想法，因此決定在美國的白天，也就是中國的深夜，把新聞播送到正是白天的美國。因此我們「CSP」工作人員，每天午夜十二時開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清晨六點。

我與黃慶祥因為都住在南京淮海路輪園宿舍，因此每天都是結伴而行，並在中山東路路邊一個小攤上吃兩片吐司喝一杯牛奶。每夜工作的內容，王維樸與黃慶祥改為當天的的重要新聞，我則

在當天新聞中，擇一要點夾夾敘的，寫一篇千字左右的特稿。比如說當天有條閻錫山在太原保衛戰中，又擊退了共軍一次攻勢新聞；我這篇特稿就說明，從民國鼎革的元年開始，山西省即由閻錫山所統治，無論北洋軍閥時代、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以及八年抗戰期間，三十七個年頭裏，他從不肯輕易離山西省一步。然後再對太原之所以被包圍原因，加以議論及敘述說明：實因民國三十六年，閻錫山指令趙承綏率十萬大軍，到太谷地區搶糧，因機密早洩，遭受伏擊，以致趙承綏部隊全軍盡墨，太原始成孤城等。

沈宗琳、王維樸、黃慶祥與筆者四人，這樣辛苦工作了一個月，在一天的清晨才知道紐約方面，不知是什麼原因，對南京發出的CSP電訊根本一字也沒有接收，使我們的工作成了無的放矢，心中好不懊喪。中央社這個CSP新聞小組從此也就正式結束。

察綏國軍陷入死谷

自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濟南淪陷開始，一連串的惡耗不斷傳來，在十月間東北的錦州、長春、瀋陽三大重鎮相繼失守，東北五十萬國軍，幾乎全部成為俘虜，只有五十二軍自營口撤出一部份而已。成千上萬的難民，自東北蜂擁到了華北的北平、天津兩大城市。

就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傅作義從北平飛到南京，晉謁蔣總統後，翌日即行飛返北平，顯示華北局勢已緊張萬分。據說最高當局指示他，將察哈爾的察綏軍主力，從張北、張家口等

地迅速撤往北平，並確保北平、天津、塘沽的北寧路沿線。這一帶地區能够守得住，就守下去，守不住就將平津一帶的九十二軍、九十四軍、六十七軍及青年軍二〇八師、天津的十萬國軍等部國軍，會同察綏國軍自塘沽南撤京滬地區。

傅作義返北平後，即行過赴張北、張家口等地，急令駐紮此一地區察綏軍主力號稱二十萬人，實際約十五萬人的四個軍，趕日搭乘平綏鐵路及卡車等交通工具撤往北平。張北民衆聞說國軍將南撤，驚惶莫名，羣集傅作義臨時住所門前，跪求緩撤三日，俾彼等能摒擋一切隨軍撤退。傅作義一時動了婦人之仁，竟允所請。就在這一夜，軍情緊急萬分，得悉林彪部共軍數十萬人，正自熱河、冀東等地區漫山遍野撲向平綏鐵路沿線而來。傅作義乃急令所部，火速搭車南撤，不得有所遲誤，十餘萬大軍擁擠在一節連一節的火車上，絡繹於平綏鐵路上。

這些宛如長蛇陣的撤軍行列，當車隊過張家口甫抵宣化，前方即已有警並聞槍聲；在此進退失據情形下，傅作義別無選擇，只得令大軍火速南行。軍事作戰，倘地形良好，工事堅固，一連人馬可擋住數萬大軍；否則，十萬大軍進入谷地，數千敵軍居高臨下，亦可置十萬大軍於死地。

這一地區的平綏鐵路均係傍山而行，撤運大軍列車，到了新保安車站，即被適才撲到並爬上高山的共軍所阻，無法前行。因此一列一列兵車，均聚集在此彈丸之地的新保安地區，共軍居高臨下彈無虛發，使這支最富攻擊力的察綏部隊動彈不得。僵持約半日，一波一波的後續共軍湧至

，四面八方圍攻之下，此身經百戰，夙為傳作義作戰的王牌，竟任由共軍宰割，而告全軍覆沒。猶憶卅六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安奉山率暫三軍出援東北，因動作得宜，出奇制勝，配合東北國軍擊敗林彪數十萬大軍，並打通阻隔多時的瀋陽與長春交通。綏遠各界祝捷電中有：「旌旗揚遠錦，疑乘雪夜獲至；戰鼓震吉長，驚為天外飛來；我察綏健兒聲威益高矣」之句。而今不過一年，察綏國軍竟因一步之差，導致如此悲慘局面；傳作義固然對張北綏撤之決定，懊喪萬分，噬臍莫及；但適值徐州國軍失利之際，在北方又遭此重大挫敗，對國家整個大局之影響，又非筆墨所可形容矣！

政治主任竟是共黨

徐州會戰失利，國內一般民衆因不知察綏國軍已全軍盡墨實情，猶對困守北平的傳作義與華北國軍寄以厚望，且認為至少可牽掣大部共軍而不致傾巢南下。迨傳作義在局部和平的假面具下，向共黨投降，南京居民始知大局不妙，紛作他遷打算，而政府各機關亦開始遣遣大批人員，準備南移。

中央社自然亦不例外，正準備遣一半以上人員後，隨政府遷至廣州。這一段醞釀期間，我的心情自然十分緊張，此時律鴻起主任已到臺北，出任中央社臺灣辦事處秘書。我將如何？只好走一步算一步，聽天由命，靜待社方公佈名單。

我在徬徨不知所措心情下，有一天自己到新街口的同慶樓吃飯，當吃完正在算帳時，走進一

個軍人，一看是我北平崇德中學的同學朱邁先。朱邁先是北平清華大學國文教授，是我國有名作家朱自清之子；他與楊振寧以及馬起華、馬起偉等人，均係清華大學教授子弟，在崇德中學被稱為「清華幫」。朱邁先當年是共黨學生組織的「民族解放少年先鋒隊」崇德中學的負責人，他時常領導一批同學開會，開會後一定唱「打倒殺人放火的佛朗哥」的那首「保衛馬德里」歌。有一次朱邁先領導一部份同學，參加校外一項共黨學生的運動，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領導的志成中學（校長巫寶三）學生發生衝突，朱邁先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身是血；七七抗戰後他即不知去向，有人說去了陝北，也有人說他到了重慶。

我記得在南京新街口同慶樓相遇時，朱邁先的軍階好像是中校，在一個師任政治部主任，駐防在安慶。朱邁先對我最初似乎只覺得面熟，而提不起在什麼地方相識，當我說明是北平崇德中學學生，平素只愛下象棋而不喜歡唱歌的那位時，從他的眼神裏看出已經回憶起來。

我於民國二十三年暑假，考入崇德中學初一，朱邁先是初三，我們都是住學校宿舍。朱邁先總是領導七、八個同學一起唱歌或者互相討論問題。他們最喜唱的兩首歌，一首是「我有敵人凶似狼！強佔我地方！強奴屠殺後燒毀我村莊！不！打倒野心狼！印度作榜樣……」等；另一首是「起來！全西班牙的人們，拿起我們手中爆炸的手榴彈，對準了殺人放火的佛朗哥，保衛馬德里！保衛全世界的和平……」。有一天朱邁先找我去談話，他說：「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

般國人即將作亡國奴而仍不覺醒，我們當學生的應該團結起來，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你願意不願意和我們常在一起，切磋學問，交換知識，討論如何救亡。同時大家一起唱唱歌，增進彼此情誼。」我到北平上學之初，祖父即告訴說，北平學校裏很複雜，你年紀輕什麼也不懂，千萬不可參加任何組織。因此，我對朱邁先說：「我小學在縣城裏上的，從來沒有學過英文，而我們崇德中學都是從小學直升上來，他們在小學五年級時便已學英文，所以有點跟不上，恐怕沒有時間。」朱邁先說：「我看你沒事就與別人下象棋，怎麼會沒時間，我們只在每天下課後一、兩個鐘頭就夠了，大家磋商學問，唱唱歌，總比下象棋有意義吧！」我沒有回答，只是了兩下頭便走開，以後朱邁先就未再找我。

朱邁先看清楚並回憶起我的一切時，好像心事重重，不大想與我多談話，只說他從安慶來南京辦事，明天就要回去，坐下來逕自點菜；我就與他告辭，說明中央社地址，有機會時大家再見面等，離開了同慶樓。這時的朱邁先，是個什麼樣的人？可是他竟是國軍的師政治部主任呀！

鼓動學潮演成暴動

我自新街口的同慶樓轉入中山東路，走到中央社門口處，看見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因為閻謀案被捕的前副主任王書鼎，偕同瀋陽西北通訊社採訪主任潘德，自東向西朝新街口方向走來。

王書鼎在瀋陽頗有點名氣，尤其與新聞界更為熟稔。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為洪同（來

臺後任清華大學訓導長多年），但平素與新聞記者打交道最多的都是副主任王書鼎。尤其警備司令部與中央社瀋陽分社為緊鄰，王書鼎沒事就到中央社來聊天，有時並請我們吃個小館，因此大家無話不談。有一次，王書鼎拿了幾張戲票，請我們去看他們師政治部演出的話劇。當我們到了當時名叫青年館的會場，發現表演時穿插着「扭秧歌」，同時話劇的對白中，有「什麼天快亮了」，意義不明令人起疑的辭句；心裏雖然覺得不對，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回去後，第二天碰到王書鼎，告訴他政治部裏的人怎麼扭秧歌呢？而且話劇裏內容似乎也不妥當。王書鼎笑笑說，扭秧歌是陝西省那一帶農民於工作之餘的娛樂活動，讓我們大家知道了不過如此，不是很好嗎？他又說，什麼事不可太多心，你們想我們師政治部還會有什麼問題。

民國三十六年，東北各學校學潮迭起，尤其東北大學的罷課、反飢餓及要求校長臧啓芳辭職那次學潮，更為東北朝野所關心。王書鼎以政治部副主任身份，負責疏解學潮，但是越疏解越擴大，本來只是罷課，可是一疏解竟然疏解成爲暴動。有的記者親眼看到王書鼎所指揮的人員，把一疊共黨文件，在衆目睽睽之下，塞進幾個學生衣袋中，硬說從他們身上搜出，然後把這幾個學生押走。問題是，這幾個學生是大家所公認，學業好，反對罷課的學生；那些領導罷課以及發表演說的學生，不但一點事也沒有，同時反倒更爲囂張，終於使東北大學學生整個沸騰起來。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間，政府在上海破獲共產

黨一個重要間諜組織，從而追蹤破獲青島、北平、太原、瀋陽等地一連串の間諜組織。諸如十一戰區駐守石家莊兩個軍，奉命北上保定途中，遭受伏擊而覆滅；趙承綏率十萬大軍，南下榆次、太谷地區搶糧，導致趙承綏被俘與全軍盡墨；東北國軍的連遭挫敗等，均係有人預先洩漏機密所促成。並發現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書鼎，以及當時東北金融界鉅子龔天民等均係此間諜網的重要份子。

王書鼎等被捕並押解至南京後，東北各界至此才明瞭，東北大學學潮之所以愈疏解愈擴大，真正領導學潮的學生高枕無憂，而無辜的好學生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捕，使所有學生受此刺激均成爲反政府的示威者。大家談起這件事來，無不搖頭爲之嘆息。

罪犯出籠勸駕勿走

我在中央社門口碰到王書鼎與潘德時，脫口而出：

「王副主任你出來了！」王書鼎回答說：「不想出來也不行呀，李宗仁他一定要放我，我也沒辦法賴着不走。本來我還發愁，出來怎麼辦？到那裏去安身，正巧前幾天碰到潘先生，他收留了我。」

我把目光轉向潘德時，潘德說：「老陳，這一年我受够了罪，先跑到北平，一看北平不行了又跑到南京，已經好幾個月啦！現在南京又成這個樣子！我實在沒有勇氣再向別處跑，這樣的逃跑要逃到那天爲止！老陳你作何打算？聽說各機

關均在資遣人員，準備遷往廣州。」我只得回答說，我希望隨中央社到廣州去。潘德說：「我看算了，不要走了吧！到了廣州又怎麼辦？就留在南京好了，這裏總歸離家還近些，大家又語言相通，到了廣州人生地疏，語言又不通，有了問題就大了。」

王書鼎也說：「我看你也住到潘先生那裏，我們三個人作伴，大家都是老朋友，在這個情形下更應該患難相助，我與潘先生交情恐怕還不如你啦！」

潘德這時接口說：

「我現在住在××路××號，原來是韓主席的公館，韓主席到上海去了，大概不會再回來，這幢房子很大，再多幾個人也够住。並且院子裏有口井，必要時不怕沒水吃，我已經買了些麵粉、大米、鹹菜、柴火、罐頭等，將來就是南京圍上一年半載的都不怕餓着，老陳我看你就不要猶豫了。」

我表示，行李已收拾好了，就在這幾天等名單一公佈，有我便要先到上海，然後飛往廣州去。大家又聊了幾句，王書鼎向潘德說：「我們走吧！他（不知是誰）還在等我們呢？」潘德在臨行前，又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把他在南京的住址寫在上面，他說：「老陳，如果你不能去廣州時，希望你來找我，千萬不要客氣，但願我們都能逃出這個劫難。」言下不勝依依。

潘德所指的韓主席，係黑龍江省主席韓俊傑，我依稀記得是韓主席（？）或者是遼寧高等法院院長李祖慶，與我的一個舅父都哲熙，係舊識

好友，所以採訪新聞時總多聊幾句。韓主席到上海後，不久即行來臺，民國四十幾年時，選出任過大法官，但是我在臺灣始終沒有見過他，現在應該還健在。

老同學多共黨間諜

潘德在瀋陽時任西北通訊社副社長兼採訪主任，在瀋陽採訪新聞大家常見面，混的很熟。有一次潘德叫別人向我表示，希望我能到西北社擔任採訪主任，薪水一定可以比在中央社的高。因為當時我在中央社連連採訪到好幾次獨得新聞，大公報駐瀋陽記者要挖我到大公報，潘德則希望我到西北社。但是我有自知之明，當時之所能連連獨得多次重大新聞，其一，因為我是中央社記者，才被人所重視，有許多方便；其二，這不過是機會偶然。

同時，我想到無論如何，中央社總比西北社牢靠些，剛剛進入新聞界何必急著當什麼主任，因此我就婉轉拒絕了西北社的好意。

據說，西北社創始於抗戰時期的西安，和西北社關係密切的人士，如勝利後率國軍出關的杜聿明是陝西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邵政訓部主任余紀忠也是從陝西胡宗南部隊中調到東北的，因此，到東北工作的軍政幹部，不少是從西北到東北的，西北社也就到了東北，使東北新聞圈內，有東北通訊社也有西北通訊社。

潘德的為人滿四海，人緣不錯，在平素交往言談中觀察，他的思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尤其他能從瀋陽跑到北平，並且又從北平跑到南京，

可見他是不甘心在共黨統治下討生活。但是在南京又將撤退情形下，潘德已失去再行逃亡的勇氣，這種情形是可以諒解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王書鼎身為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人們對他大多是「事後的先見之明」，當時誰又能料得到他的一切？（待續）

交通銀行：本行為政府指定協助發展國家經濟建設之開發銀行，並以辦理中長期開發性授信及創導性投資為主要業務。為促使我國經濟繼續發展，協助工業升級，本行將以一流專家之陣容、親切熱忱之態度，為企業界提供最佳之金融服務。

本行之營業項目如左：

- 一、辦理中長期開發性放款、保證、及有關配合性之短期授信。
- 二、發行金融債券。
- 三、收受各種存款。
- 四、參加創導性之投資。
- 五、輔導、協助授信與損資事業、改進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
- 六、辦理證券之認購、承銷及保證。
- 七、辦理國內外匯兌及押匯。
- 八、辦理代客保管證券、票據與其他貴重物品。
- 九、其他經財政部核定。

中央銀行特許辦理之業務。



交通銀行

TELEX NO: 11341 CHIAOTUNG 21044 CHIAOTUNG
CABLE: CHIAOTUNG TAIPEI

電話：三六一三〇〇〇
電報掛號：臺北六五二七

分

行：臺北分行：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〇號

電話：七四一七五九〇一八

高雄分行：高雄市中正四路二二三號

電話：（〇七）一一五一五二一七

楠梓分行：高雄市楠梓加工區

電話：（〇七）三六一三二五五一九

臺南分行：臺南市忠義路二段十四號

電話：（〇六）二二九二二二一四

嘉義分行：嘉義市仁愛路二〇九號

電話：（〇四）二二三四〇二一六

臺中分行：臺中市三民路一段一九四號

電話：（〇四）五六三三九〇一四

臺中港分行：臺中縣梧棲鎮中棲路三段二號

電話：（〇三五）二二五〇六一九

新竹分行：新竹市東前街六九號

電話：（〇三三）三二七二六一九

桃園分行：桃園市復興路一八〇號

電話：（〇二）九五五六二一一四

板橋分行：板橋市民生路十一號

電話：（〇三五）七七三二五五八

新竹科學工業區分行：新竹市科學園區竹村七路二二號

電話：（〇三八）三五九三〇一

花蓮辦事處：花蓮市公園路二六號三樓

電話：（〇三八）三五九三〇一

新加坡分行：4 SHENTON WAY #08-01

電話：（〇三八）三五九三〇一

SHING KWAN HOUSE SINGAPORE 0106